

小小说

## 中奖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易发财觉得浑身软绵绵的，全是冷汗，而嗓子干的像要着火。他顺手端起床头柜那杯凉茶，一口气喝下去，然后又躺在床上，看着宾馆房间的天花板发起呆来……

他来这里县城已经三天了，临来时，单位领导丢下一句话，要不回货款就别回来！他一肚子怨气，这货又不是我除出去的，这领导为啥总挤兑我呀？没办法，他丢不得这份工作，只能服从。

三天了，他虽然找到了“庙门”，却没见过一个管事的“香主”，别说是挣钱了，连顿饭也没混上，他只好把自己卧在这家宾馆里。晚上，老婆小花打电话催着要钱，说热力公司要取暖费了，孩子要交补课费了，他说没有，小花就哭又闹又骂：“……你个败家龟孙，没钱养家，你咋有钱买彩票？”他烦的不行，就挂了电话，但小花很快就打过来，折腾了几个回合，他没办法，只好关机。

心烦如麻的易发财憋了一肚子的沮丧，就去楼下的宾馆餐厅，要了一盘麻辣豆腐，一瓶北京二锅头，一个人喝起了闷酒。一瓶酒下肚，易发财烂醉如泥，是宾馆的保安把他背到房间的……

他躺在床上不动不敢动，头疼得像要炸裂一样，阵阵恶心伴随着往事在他心里翻江倒海般搅动着。

十年前，他买彩票中了两万万元的奖金，这意外之喜竟让他迷上了这玩艺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两年下来，他虽潜心研究购买，可命运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：不但把那两万块钱搭进去，还把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变成了一箱子废纸。

去，还把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变成了一箱子废纸。

为此，单位领导找他谈话，家庭矛盾也不断升级。这让他非常窝囊：我买彩票咋了？又没用公款？这当领导的为啥总给我眼罩戴？特别可气的是老婆小花，中奖时那张乐开了花的笑脸早已荡然无存，现在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地骂他，这让他无法接受：我买彩票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我又没偷没抢，她怎么就不理解呢？可日子让他在这彩票祸祸到了快无米下锅的程度，他在老婆跟前哪能还硬起来？

亲朋好友都对他有了意见，他几乎成了孤家寡人，可有一人却始终支持他，那就是彩票站的老板韩得利。易发财和韩得利合作多年，易发财把钱都花在他的彩票站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亲密，后来竟成了把兄弟。

掏干了把兄的钱财，把弟也觉得过意不去，两个人在一起喝酒时，韩得利就给易发财出了个主意：“大哥，以你现在的情况，再像从前那么乱买怕是支撑不了，咱换个买法，凭我多年经验，选个固定奖项，编个固定号码，期期买这号，又省心又省钱！前两天，山东一彩民就中了大奖，那个号码他跟了十年！”

“真有这事？”易发财的醉眼瞪得如同牛卵，直直看着韩得利。

“千真万确！你把这事交给兄弟，保准办好！你一个月或二个月结一次帐就行。”

易发财听后觉得这个法子不错，就兴奋地拍手叫好。于是，俩人研究一番，编了五组双色球，交给韩得利代

买，他一个月结一次帐。

八年了，已经约定成俗，他们合作的很好，彩票一期没落，他月末结帐分文不欠。这八年，他花了一万二千多元，可最高就得过一次四等奖，二百块钱！老婆小花早就劝他死了这条心，别花这冤枉钱了！他不听，他坚信这奖他都会得。气得小花经常骂他是傻种……

到了中午，醒了酒的易发财觉得有点饿，想起床洗漱一下去楼下吃饭，害怕单位领导来电话，他顺手打开了手机，一连串的信息声响起，他想，一定是老婆小花发的，便划开看了一下，若干条都是骂他的。他生气地翻过去，心想，都是彩票惹的祸！

想到彩票，他心里猛一动，那挥之不去的渴望和期待促使他打开网页，去寻找他失望了八年又渴望了八年的中奖号码。

这一看不要紧，惊得他几乎没喘上气来，一行他背熟了八年的数字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，他揉了揉眼睛又看，准确无误，一等奖，六百二十五万！

“我中奖了！”他在房间里叫了一声，害怕别人听见又急忙用手把嘴捂住。这从天而降的大奖兴奋的他头发都竖立起来，心脏狂跳得像只野兔子就要蹦出来了，他用双手使劲压着胸口，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这种亢奋他自己根本无法控制。

六百二十五万！我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他用右手的手指使劲掐着自己的左臂，觉得还疼，又看了五遍手机上的数字，确定是真的。他的思绪被兴奋搅乱，不由浮想联翩起来：回去就辞职，老子不给你们干了！要买车，买好

车，要换房，换大房！看花儿还敢骂我吧？要是她再敢骂鸡狗碎的，我就换……

想到老婆，他心一动，应当给她报喜呀，想着就拨通了那头的电话：“花儿，咱中奖了，中大奖了，六百多万呀！”他兴奋的有些语无伦次。

“我他妈以为你死了？中奖？你不是中魔了吧？赶快想办法弄钱！要不你就滚出家去！”小花说完把电话挂了。

这咋和单位领导的话一样呢？真是看人下菜呀，连老婆都这鬼色！但易发财没怎么生气，心想，你别狂，看回去怎么收拾你……

吃过午饭，易发财的情绪多少平静了些，他突然觉得这事有些蹊跷：这大半天了，韩得利为什么没发信息也没来电话？那次中了个二百元的四等奖他都第一时间告诉了我，可这次中了大奖为什么现在还没报喜？莫非是他想占为己有？一连串的自问，惊出了他一身冷汗。但转面一想，韩得利是自己的把弟，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虽然没签合同，但这八年多他一直很讲信用……即便是他起了贪心，我也不怕他，打官司他也赢不了，我有一千多张同样号码的彩票可以证明……

他正这么胡思乱想着，韩得利还真的打来了电话。太及时了！他顿时又兴奋起来，这肯定是报喜的电话！他用颤颤的手接通了电话，又用颤颤的声音先客为主：“老弟呀，咱中奖了，中大奖了！”

那边回话的不是韩得利，而是一个女人：“易哥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说这事，唉，昨天我们店这边停电，当家的为了给你打彩票，骑电动车去鸿利彩票站，半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！都是为了你，你得管呀……”女人已泣不成声。

易发财一下子傻了，人就像钻到冰窟窿里一样，从头一凉到脚！

看来，这大奖没中，兴许还得摊上官司……



榆叶梅 摄影 邹高有

## 每逢佳节倍思亲

(外一首)

■晴耕雨读

母亲节后，思母更深，想当年孟母三迁，岳母刺字，母恩之深终生难报，因作一阙乐府长短句怀念母亲。

慈母已逝未承恩，  
老却少年心；  
屑儿欲养亲不待，  
忧思泪沉沉。

想年年岁岁，  
夜夜更深；  
如豆灯火照缝针，  
身衣丝丝缕缕，  
缝入母爱江海深。

若遇头痛脑热，  
母更忧心，  
寻医买药问诊频；  
儿有丝毫进长，  
母亲满心欢乐笑意真。

养育儿女不易，  
终于积劳成疾；  
未待儿孝成仙人，  
留下毕生长憾！  
滔滔悲泪，  
难报深恩。

## 岁月寄怀

年少不畏苦难多，  
常为生计远奔波，  
窃喜陌上人如玉，  
与我耳鬓齐厮磨。  
生活虽琐碎，  
岁月也如歌！  
从此妻贤子孝，  
不羨富贵与仙佛。

今夜大雪满城峰，  
原想乐聚亲朋，  
却被驿路相阻隔，  
如此长夜寂寂，  
想半生耕读，  
生计之外，  
只把些岁月，  
与那秦书汉简相磋砣！  
若问余生如何？  
就与二三同道，  
诗酒漫吟哦。

在广袤的大地上，究竟有多少条河流绕过村庄，无人知晓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知道我家门前有一条河流，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着。

每个寂静的夜晚，我都在小河欢快的呼噜声中进入梦乡。

童年时代，跟随妈妈去河里洗衣服，河岸上放着一个空罐头瓶，我在石头底下，逮几条小鱼拿家里养着。我总问妈妈重复的问题，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

妈妈说，这是条无名河，没有名字。我又问，是谁说的？妈妈说，村里人都那么说。我不明白，那么美的一条河，为什么会没有名字。八岁的我，背着书包去学校，我问过很多同学，她们也告诉我，她们村里也有这样的无名河。可我知道，哪个村里的河也没有我们村里的河漂亮。

这条无名河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园。春天，春风化雨，柳丝飘飘，绿绿的草地上的蒲公英，苦菜，开出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。远远看去，像一块绣着花儿的绿色地毯。

放学的几个女孩子，站在河边，看那几个男孩子往河里丢石子，看谁打的水花多，欢快的笑声，随着水花跳跃着，惊跑了太阳公公。

夏天，我们把裤腿高高挽起，赤着脚在河里走，河水凉凉的滑过脚面，特别凉爽。村里人的菜园子，大多在河边。园子的土总是湿漉漉的，踩上去，脚窝里能渗出一汪水来。因



散文

## 无名河

■辽宁 沈德红

此，园子里的菜格外鲜美。我和几个最要好的女孩子经常去园子里拔水萝卜、胡萝卜，然后用泉水把这些纯绿色食品洗干净，坐在树底下吃，那个年代的孩子哪有零食可吃呀！几棵萝卜就算是天下美味了。

秋天，像谁用彩笔把山和树染成了金黄色。河面上，总有落叶和落花飘来。像一个个美丽的梦，随波逐流。

冬天，这条河变成一条白色的绸带，蜿蜒绵亘，一直伸向远方。我们扛着冰车，去体味飞翔的快感。

我一直相信小河是有灵性的，百年不遇的干旱季节，有好多人在心里求雨，祈求老天爷来场透雨。我也一样，每天站在阳光下看天，希望有神龙现身，上下翻飞。瞬间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

记得小时候，经常被村里的刘奶奶叫去求雨。刘奶奶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，她三寸金莲紧裹着，站

在我家大门口唤我：“冬梅，冬梅，9个小仙女就差你一个了，快点出来，我们去求雨！”

所谓求雨，无非就是去村外的小河里寻找泉眼淘泉水。泉水像盛开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水泡。它的周围是清一色的柳树，柳条像少女的秀发，在微风中飘扬着。有的柳枝还像小孩子的手，调皮地打一下我的脸蛋。

刘奶奶蹲在泉水旁，拿着用葫芦做的水瓢，在泉水里使劲地往外淘水。口里念念有词：九条仙女来淘水，淘得老龙不得安。大雨要下下三阵，牛毛细雨下三天。

我们9个9岁的小女孩，排成队，虔诚地双手合十，低垂着头，随着刘奶奶把歌谣再念一遍。不知道是我们求雨，感动了上天，还是巧合。有时候，我们才回到家里，小雨就渐渐

散文

## 小温

■江苏 张新文

小温是什么？小温就是小小的温暖呗。

如果一个人在雪夜里赶路，忽然看到前方有零星的灯光，心里就会有小小的暖意，寒冷如果有重量，此时似乎就减轻了很多……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小温就是一盏煤油灯、一个土火盆，在我幼稚的时候，觉得一豆灯光离得越近越暖和，索性就把指头伸进摇曳的灯火里，灼烧得疼痛，猛地缩回，指头就生出了水泡。这也便长了记性，起码知道小温是属于大家的，容不得有私欲，更不能占为己有。土火盆是那个年代家家必备的取暖器具，吃过晚饭，火盆里装满细碎的麦粒壳、或是秕谷（木匠家多用木屑），而后

再从土灶里铲些带火星的灰烬覆盖在上面，用木板再压一压，很快火盆就会燃起暗火，暖意融融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盆的四周，孩子往火盆里埋着花生、玉米，时不时会有啪啪声响，那是玉米爆炸，开出洁白花儿的声音，随即一家人氤氲在爆米花的香味里。闲的不光是孩子，男人也都闲了下来，多数的

时候，会抽着烟窝，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妻子；女人这个时候会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做着针线活，纳鞋底的时候，针锥如果太涩，不滑溜了，她会吧针尖很麻利地从自己的头发中穿过，那动作就是一首优美的短诗。男人看着女人忙碌，从心底泛起感激和知足的浪花，灯火太暗的时候，他会用小拇指上的长长指甲，把燃废的棉灯芯挑落，满屋顿时就亮堂了很多，就连小温的灯火，也摇摆着身段，亲切起来，此情此景，应了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佳句，再冷的冬夜，有了小温，便没了冷的感觉。

有了小温，便没了冷的感觉。去年十月一放假的时候，我在故乡的小城闲逛，突然被一个“陌生”的男人扑倒怀里，他几乎哽咽地说：“总算见到你了，我的老同学！”我端详了半天，还是不敢认。他无奈地自报家门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我的小学同学，在县城租房，带着他的孙子读书呢！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孩子都交给了爷爷和奶奶。我惊讶于时下农村人都重视教育，宁愿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也要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；他却惊讶我写了那么多的

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。他说我写的文章接地气，虽是凡人琐事，却有正能量，给人以温暖。我说：“即便你知道我写文章，难道你订阅了很多报纸？”他立马拿出手机，找到一个报纸搜索软件，输入名字，作者发表的文章立马一览无余。万万没想到，信息时代，只要你创造，抑或是给予了这个世界一点点的温暖，别人就会感受得到。临别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抱一抱我的老同学，反过来，他也给了我一个温暖，激励我写好每一段文字、讲好每一个故事，不要愧对横平竖直的每一个方块字，更不能愧对文字的知音，特别是故乡这样一个特殊的读者。

提及小温，脑海便想起古人雪夜访友，虽然王子猷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，却不愿敲门惊动主人，反而起锚行舟打道回府了。所以，人在世上，有人牵挂和惦记，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行文至此，岁月已经跨入腊月的门槛，在乡村，女人忙着浆洗被单，晒被子，置办年货，年味也渐渐地浓稠起来……去年，快过年的时候，姚管集有个老汉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说他的老人机坏了，他平时只能接，不会打。他的理由是：如果手机不出现故障，远在深圳工作的儿子即便不回来过年，也会打个电话给他吧。当他步行十几里路到集上找人修理手机时，师傅说他的手机好好的。手机没坏，他该高兴才对呀，可是他蹲在地上哽咽地哭泣起来，“儿哇，你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啊……”令在场的人们，也都悄然泪下。无论工作是多么地繁忙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快过年了，一个电话，就是一个小温，切莫让老人抹泪说手机坏了啊！

记得文学大师汪曾祺曾画了一副水仙画，并配诗于其上，曰：“写作颇勤快，人间送小温……”汪老做为作家，应该为人间送温暖，哪怕是很小的一点。

温暖的篝火在燃烧，不止作家，我们都应该往火堆里投进几束薪柴，让温暖传递得更远。到了远方，即便成了火柴头那么大的、无数支的小温，依然有着春天般的融融暖意……

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。他说我写的文章接地气，虽是凡人琐事，却有正能量，给人以温暖。我说：“即便你知道我写文章，难道你订阅了很多报纸？”他立马拿出手机，找到一个报纸搜索软件，输入名字，作者发表的文章立马一览无余。万万没想到，信息时代，只要你创造，抑或是给予了这个世界一点点的温暖，别人就会感受得到。临别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抱一抱我的老同学，反过来，他也给了我一个温暖，激励我写好每一段文字、讲好每一个故事，不要愧对横平竖直的每一个方块字，更不能愧对文字的知音，特别是故乡这样一个特殊的读者。

提及小温，脑海便想起古人雪夜访友，虽然王子猷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，却不愿敲门惊动主人，反而起锚行舟打道回府了。所以，人在世上，有人牵挂和惦记，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行文至此，岁月已经跨入腊月的门槛，在乡村，女人忙着浆洗被单，晒被子，置办年货，年味也渐渐地浓稠起来……去年，快过年的时候，姚管集有个老汉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说他的老人机坏了，他平时只能接，不会打。他的理由是：如果手机不出现故障，远在深圳工作的儿子即便不回来过年，也会打个电话给他吧。当他步行十几里路到集上找人修理手机时，师傅说他的手机好好的。手机没坏，他该高兴才对呀，可是他蹲在地上哽咽地哭泣起来，“儿哇，你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啊……”令在场的人们，也都悄然泪下。无论工作是多么地繁忙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快过年了，一个电话，就是一个小温，切莫让老人抹泪说手机坏了啊！

记得文学大师汪曾祺曾画了一副水仙画，并配诗于其上，曰：“写作颇勤快，人间送小温……”汪老做为作家，应该为人间送温暖，哪怕是很小的一点。

温暖的篝火在燃烧，不止作家，我们都应该往火堆里投进几束薪柴，让温暖传递得更远。到了远方，即便成了火柴头那么大的、无数支的小温，依然有着春天般的融融暖意……

看着小河泛着光影发呆。我高兴了去河边，不开心也去河边，把这条无名河当做知己，向她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
读到初中毕业回家，在学校就喜欢写作文的我，一直坚持写日记，偶尔有小文在报刊发表。可那是八十年代，我的理想，并不被人理解和支持，很多时候我是被孤立的，那段时间，是我去河边次数最多，停留时间最长的时候。想到自己被别人说三道四，就会委屈的落泪。小河静静地陪着我，让我感觉很温暖。

在出嫁的头一天，我去和小河作别，想起自己远嫁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，和我心里的小河倾诉衷肠，一阵难过涌上心头，我泣不成声。小河似乎懂得我的心语，用哗哗的流水声，安慰着我。月亮似乎一直留在河面上没有走远，月光宝盒，发出来的光亮，在河面上闪着光泽，像个梦般逃离。

多少个春去秋来，细数光阴，我整整二十多年没有回去了。在梦里，我会经常梦见那条无名河。因为我爱上写作，喜欢读书，才知道这条无名河，是克什克腾旗境内，西拉沐沦河的支流。

我知道，无论时光怎么飞逝，不管我身在何方，这条无名河，会一直在我心里，奔流不息。